

全唐文紀事

全唐文紀事卷九十一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拾遺二

余外舅家收柳公權親筆啓草二十四皆小楷字僅盈分而結體適媚意態舒徐有尋丈之勢紙長不過七寸廣亦如之中興重興祕省賀方回之子首以獻書得官秦太師付以搜訪遺逸外舅之兄張公觀言以所得託賀納之秦府秦進之上方張自待次虔州瑞金簿易監文思院其季復以所得投之中人引秦事爲證亦歸天

上獨外舅兩啓尙存云上翰林柳學士

璵

某謬至顯榮

皆承闕乏昨者璽書慰勉蘭省遷超雖上意欲壯於軍
威在外臣轉深於官謗此皆學士曲垂獎會潛爲扶持
繼音客於北風爲主人於東道況兼姻媾早接清華推
魏公感外家之情用何氏奉諸姨之敬念深外妹亦愛
愚夫不然則安得道已隔而分更敦官轉尊而志愈下
藏之不忘佩以彌芳思奉冰霜邈同雲漢仰計亘霄路
於高閣隔人煙於禁垣嘯傲霞高從容日近閒揮彩筆
時弄紫泥益彰叔夜鸞鶴之姿轉映王恭神仙之狀便

當乘灝氣濯弄瑤池乘陰陽之鑪錘輔天地之橐籥異
時獲賜今日先知瞻望風猷常在魂夢某再拜又侍郎
頡頏重霄騰稜迴漢刻名仙館絕蹟人寰潤飾洪猷承
迎中旨金莖瑞露雲表先嘗玉輦靈桃牕間暗識方鉉
獨步誰敢爭衡況藝奮神工時推妙翰鳳鸞異態龍虎
殊姿白首何人墨池誰子後生是畏前聖有言若非思
與神凝韻無俗累則安能致茲道逸超彼等夷窮鍾蔡
之楷模入王張之閫域往者章相公嘗謂侍郎能以書
諫者今則行執陶釣坐登台輔終提一筆以絕百僚後

命之來延頸而俟某素無勳效叨濫寵榮一授藩垣兩
遷官秩猶以處牀操扇相識孤虛跨馬彎弓未爲遲暮
誓將丹懇以奉休明所冀侍郎猥錄孤微終重庇遇使
其晚節無愧平生下情云云前輩俱跋爲柳筆然非柳
亦不能造此但啟中有筆諫之語豈他人上柳啟柳自
書之耶當有辨之者

雲麓漫抄

鴻臚

謹案上二啟綺麗細緻不讓李商隱手筆而其
名竟不可考以是知唐人之工文而湮沒不彰者尙
不可勝數也

汝州葉縣大井涸忽有一石上刻四句云葉邑之陰汝
海之東茲有國寶永藏其中葉人大惑謂之神石置於
縣祠中焚禱日甚貪夫至有濬井掘田源求國寶者累
歲未已忽一客因遊仙島觀北極殿有一礎爲柱所壓
柱棱外鐫四句猶可見曰賦世永算亨國臣庸子賢而
嗣命考而終其客徐以廟中神石之句合之其韻頗協
量之復長短無差白邑宰取其礎觀乃唐開成中一中
郎將墓誌銘爾安礎時欲取其方因裁去餘石棄井中

後得之遂惑焉

家類苑引
湘山野錄

全唐文紀事

卷九十一

三

莊子云雲氣不待族而雨族聚也未聚而雨言澤少也
李義山雪賦云雲市飄蕩當從於月月窟淅瀝合隨於
雲市云族云市亦奇字

臆乘

鴻墀

謹案樊南甲乙集初無雪賦篇題未知何所據

而有此聯

唐李太尉德裕左降至朱崖著四十九論敘平生所志
嘗遺段少常成式書曰白到崖州幸且頑健居人多養
雞往往飛入官舍今且作祝雞翁爾謹狀

北夢
瑣言

廟在長興縣斫射山祀唐游奕將軍錢景秀會昌中爲

斫射亭刺史張文規始置神象作廟記其記曰大厯七年賊郎景聚此山游奕將軍錢景秀聚率鄉村子弟盡斫射手遂平賊貞元三年鄉人立草屋稱斫射神長慶中毀會昌中爲斫射亭而無象張文規始置神座

斫射神廟

記

鴻墀
謹案此文從錢氏世譜補錄

唐李商隱修華嶽廟記夫華嶽者在西之宗鎮正基周秦之墟仰蔭星井之曜協金德以主生含素靈而養物其狀也則削成萬仞秀出雲漢芝草植於其庭醴泉流

於其下連帶岡阜跨抱原野谷雲所潤則土爲神區膏
雨所降則澤沾萬里斯乃風雲之所官府物類之所歸
藏盡精靈之至極窮山岳之壯麗是以神明居其宅游
仙萃其宇往世以來莫不崇之故配天之義載在虞書
秩宗之禮列於祭典大唐應期承天受命紹重基於萬
世闡皇風於五葉敬神炳靈祈之以信而神降之福眾
祥並應致治太平災害不作自非誠之所感孰能臻此
開成元年九月戊戌遣元舅侍中太宰征東大將軍遼
西王遼西常英冠軍將軍禮曹尙書河內公河內荀尙

立節將軍安定侯直勒侯尼須薦以三特建立殿廟造
作碑闕庶使明神永安其居夫有一善之行尙稱之於
時立一惠於物尙詠之於世況至公配之於兩儀仁澤
濟之於生民稽之於義容可已乎遂命史臣爲之頌曰
奕奕西嶽寶曰華山基洞水府峻極於天跨原抱阜包
谷懷川幽壑澄潤虛岫揚煙峭嶠空籠茂林重邃吐納
風雲殖生萬類體靜兼仁惠有攸利神明是居游仙是
庇巖以崇宗谷以虛受則天之高擬地之厚潤澤無窮
體實長久功配兩儀德均徽猷朝咨上宰違茲靈宇正

以準繩參以規矩材用不愆顯章有序庶幾神居永寧

其所

華嶽集志

鴻埤

謹案商隱此記樊南甲乙集無之獨見於華嶽

全集爲諸家蒐羅之所不及

重陽亭在郡東山之陽唐太中間太守蔣侑創亭李商

隱作亭銘

方輿勝覽

陪臣未嘗屢覩天子宮闕矧得舞殿陛下耶然下國伏地讀甲乙丙丁詔書亦有以識天子理意尺度堯舜不差毫撮於絕遠人意猶在不然者安得用江陵令使上

水六千里挽大小虎牙灩澦黃牛險以泊普安

關令既

爲侯講天子意三年大理田頌斷休市賈平獄戶屈膝

落民不識胥吏四方賓頗來繫馬縻牛

關

樹膚不生乃

大鏟險道鯤石見土其平可容考工車四軌建爲南北

亭以經勞餒又亭東山號曰重陽以醉風日南北經貫

若出平郡無有噫

關

三年民恐卽去遮觀

關

東山實在

亭下侯蔣氏名侑文其銘曰

不錄

李商隱劍州重陽亭銘序

全蜀

藝文志

鴻輝

謹案此銘爲文苑英華所未載

韓文公誌盧殷墓言殷於書無不讀止用爲詩資平生爲詩可誦者千餘篇至今一篇不傳非託於韓文則名姓亦湮矣又會昌中進士盧獻卿作愍征賦司空圖爲之注釋且序之曰氣凌鄴下體變江南間生冠五百年在握照十二乘又言其人情旖旎雅調清越寓詞哀怨變態無窮稱之可謂極至矣而此賦亦不傳二公非妄許人者文章之傳不傳有幸不幸如胡曾詠史詩惡劣之尤而天下誦之豈非幸耶

丹鉛雜錄

硯箋四卷高似孫撰昔人言吳融八韻賦古今無敵惜

乎亡來已久此存得古瓦研賦一篇歸然魯靈光矣讀書

敏求記

是論在永樂大典中其言唐憲宗以後擇立太子不由大臣之謀皆左右近密建議既定然後書奏令大臣署之民間謂之車轂狀宦官謂之金輪圖嘗有請趙公同署名者公流涕不忍執筆其子曰一門三百口在於今日遂代署之宦者喜亟命以清列案通鑑懿宗咸通十三年二月以刑部侍郎奉天趙隱同平章事僖宗乾符二年二月罷范質五代通錄梁李振曰韓中尉廢長立

少以利其權是卽希濟所指也唐書但稱宦官等矯詔立晉王儼不言所廢何王亦不及趙隱得此論可以補其闕唐宰相表隱三子光逢太常卿光裔膳部郎知制誥光允駕部郎光逢相梁光裔相南漢光允相唐未知代署者爲誰隱爲相二年無一事可紀車轂金輪亦異

聞也

跋唐人牛希濟荀息論

鮎埼亭集外編

宜興善權張公兩洞天絕境也壬子夏余罷建康歸大雨中枉道過之張公洞有觀訪其舊事惟南唐李氏時碑言張道陵嘗居爾善權有咸通八年昭義軍節度

使李嶺贖寺碑蓋嘗廢於會昌中嶺以已俸贖之嶺自言太和中嘗於此親見白龍自洞中出洞之勝處不可盡名但恨通明處少畧行三十步卽須秉火而後可見大抵與張公洞相似嶺當時藩鎮名迹合見於史而畧無有惟碑先載嶺奏狀後具敕書云中書門下牒牒奉敕云云

避暑錄話

唐人多有遺軼要切者如宋璟梅花賦皮日休謂其清便富豔有南朝徐庾體因效之爲桃花賦今皮之桃花賦尙傳而宋之梅花賦乃不傳又唐末張曙中和間舉

進士避難到巴州宴於郡樓坐中作擊甌賦極精工郡樓由賦顯名後人遂命之曰擊甌樓而此賦亦不傳如姚鉉編唐文粹及蜀本唐三百家文粹唐七十家大全集及國初館閣所編文苑英華唐人花木音樂賦各有十餘卷而此兩賦俱不在惟擊甌則巴州郡樓尚有碑刻曾祖作巴倅時曾有墨本藏之家今兵火後碑亦壞矣恐其歲久則此賦亦泯沒無考故全錄之尙幾有傳如廣平梅花賦則平生訪尋終不得見是可惜也俟更博訪之今先錄張之賦云云唐文士於尊俎頃刻之間

作此等大篇之文豈不偉哉

學齋
佔畢

余嘗求得後唐閔帝應順元年案檢一道乃除宰相劉
昫兼判三司唐檢有擬狀云具官劉昫右伏以劉昫經
國才高正君志切方屬體元之運實資謀始之規宜法
宸衷委司判計漸期富庶永贊聖明臣等商量望授依
前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集賢
殿大學士兼判三司散官勳封如故未審可否如蒙許
允望付翰林院降制處分謹錄奏聞其後有制書曰宰
臣劉昫右可兼判三司公事宜令中書門外依此施行

付中書門下準此四月十日用御前新鑄之印與今政
府行遣稍異大率唐人風俗自朝廷下至郡縣決事皆
有詞謂之判則書判科是也押檢二人乃馮道李愚狀
檢瀛王親筆甚有改竄勾抹處案舊五代史應順元年
四月九日己卯諤王薨唐宸以宰相劉昫判三司正是
十月與此檢無差宋次道記開元宰相奏請鄭畋鳳池
藁草擬狀注制集悉多用四六皆宰相自草今此擬狀
馮道親筆蓋故事也

宋類
苑

李仲芳家有南唐金銅蟾蜍硯滴重厚奇古腹下有篆

銘云捨月窟

左足心

伏棐几

右足心

爲我用

左後足

貯清泚

右後

足端溪石澄心紙

領下左右各三字

陳元氏毛錐子

腹兩旁各三字

同

列無譁聽驅使微吾潤澤烏用汝

腹下兩旁各七字

研北雜誌

五代詩話

卷

錢唐縣節度討擊副使方銖造石幢於福慶菴銖同眾

共造石幢一具鐫大佛頂尊勝陀羅尼咒於上其文畧

曰布金設像寶刹交輝土淨曇生宛如佛國

十國春秋

何致雍善文章所著天策寺碑銘楚人常稱道之

今傳者有

曰乃克桂林乃襲荆渚彼

十國春秋

岳之陽全師而取云云

林崇僖博雅善文章流輩推服官至武安節度掌書記
所撰武威王廟碑楚人多相傳誦

碑有曰我王臨位五
歲而桂林歸款云云

見通鑑注

十國春秋

南部新書云牛僧孺三貶至循州本傳不言漏畧也僕
驗牛公墓志與夫神道碑知新書所說信然墓志云河
南少尹呂述與李太尉書言劉稹破報至公出聲歎恨
上見述書自十月至十二月公凡三貶至循州員外長
史神道碑亦云素忌公者媒孽公與劉從諫反上怒旬
月三貶公至循州長史僕又觀韓雲卿所撰徐昕碑云

所爲并州錄事參軍相國姚元之爲法曹部人誣元之
以反狀天后臨朝方樹刑威詔公案詰公表直之則天
大怒將貽鼎鑊終能辨正而出所有如是偉操唐史不
載其事听卽有功從弟也有功能全仁恕於雷震之朝
史氏甚見嘉美而听事亦然沒而不載可謂得於其兄
失於其弟也

野客叢書

嶺南古碑刻文字自昌黎南海神廟碑外其文字古雅

者漢郭蒼周府君碑唐周夔到難

碧落洞

二篇爲最

皇華紀聞

廣州府光孝寺有鐵塔一乃劉鋹所造上有文曰大漢

皇帝以大寶十年丁卯歲勅有司烏金鑄造千佛寶塔一所七層并相輪蓮花座高二丈二尺保龍闕有慶祈鳳歷無疆萬方咸底於清平八表永承於交泰善資三有福被四恩以四月乾德節設齋慶讚謹記後列中官姓名余廣州遊覽池北偶談

李巽伯云先公得雷威琴錢氏物也中題云嶧陽孫枝匠成雅器一聽秋堂三月忘味故號忘味云爲當代第

一西溪叢話

徐鉉述祖先生墓志序云門生彭泐登第補本郡司倉

掾嘗與社祭齊於郡之延慶院獨處一室旣寢後而精爽不寧展轉至四鼓乃得寢夢一白衣書生入戶謂汭曰某嘗述少文詞在此室司倉當見之也汭辭以未見書生曰試爲讀之言訖而去乃寤猶四鼓因呼僕秉燭周視牆室間意謂有留題者而都無所見惟戶扇下有石方尺餘塵土蒙之視彷彿有賀監字乃知此是也祀事罷移置廳前以水滌之文字依然卽進士許鼎所撰祖先生墓志也問主僧云十年前院側數十步官置瓦窑掘地得之而掌役者軍吏也不曉其所自但見有文

因惜不毀而置此案賀監以天寶二載始得還鄉旣而天下多事遂與世絕止於吳越故老亦不能知其所終微彭子之夢則賀監輕舉之迹與祖君高尚之節皆湮沒矣其志云通河先生祖君名貫字子元范陽人性寬平州里莫見其喜怒長短頗覽書尤工詩句天才默識少有倫似蓋修黃老之術初賀監得攝生之妙近數百年不死負笈賣藥如韓康伯近在天台山升遠徧於人聽元和己亥年先生遇之謂曰子寬中柔外可以語至道也候今歲遇爾於小有乃授斷穀丹經先盟而授之

吞一粟則十年不饑一日謂門人曰賀公之期至矣乃

沐浴委化

會稽志

周詔留從效罪在於朕下有卿遠修職貢足表忠勤勉
事舊君且宜如故如此則於卿篤終始之義於朕盡柔
遠之宜惟乃通方諒達余意此詔勸戒俱備最得帝王
大體罪在於朕以上戒之也遠修職貢以下勸之也戒
詞直勸詞婉分註錄前半刪後半不識何意綱目分注拾遺
代州柏林寺東晉王李克用墓斷碑二其一曰唐故左
龍武軍統軍檢校司徒贈太保隴西李公神道之碑文

曰公諱國昌字德興世爲隴西沙陀人偉姿容善騎射
蓋克用之父朱邪赤心所謂赤馬將軍火生頭上者也
其一曰唐故使持節代州諸軍事代州刺史李公神道
之碑文曰公卽太保之次子也其名克字僅存餘可識
者有公前躍馬彎弓及徐方等數字案史克用第四人
次曰克讓爲振武軍校從討王仙芝以功拜金吾衛將
軍宿衛京師親仁里第自克用稱兵雲中殺守將段文
楚詔捕克讓讓與僕十數騎彎弧躍馬突圍出奔雁門
與碑文合則爲克讓無疑但史載克讓守潼關與黃巢

兵戰敗匿南山佛寺中爲寺僧所殺不言其爲代州刺史又得歸葬於代皆不可曉者土人相傳王墓上舊有碑十三今十一已亡其二存者又散埋土中蓋金石之文自歐陽永叔趙明誠後世無篤好之者宜其漫漶不可辨識如是也當永叔時去五代甚近沙陀世次已不得詳其爲唐家人傳爲太祖四弟皆不知其父母名號至國昌字德興紀亦遺之是十三碑者永叔亦未之見更六百年而余乃得覩其二非幸歟惜乎十一碑者不及見也

及見也

晉王墓
二碑跋

曝書亭集

東坡遊羅浮山作詩示叔黨其末有云負書從我盍歸
去羣仙正草新宮銘汝應奴隸蔡少霞我亦季孟山元
卿坡自注曰唐有夢書新宮銘者云紫陽真人山元卿
撰其畧曰良常西麓原澤東泄新宮宏宏崇軒轅轅又
有蔡少霞者夢人遣書碑銘曰昔乘魚車今履瑞雲躅
空仰塗綺輅輪囷其末題云五雲書閣吏蔡少霞書余
案唐小說薛用弱集異記載蔡少霞夢人召去令書碑
題云蒼龍溪新宮銘紫陽真人山元卿撰其詞三十八
句不聞有五雲閣吏之說魚車瑞雲之語乃逸史所載

陳幼霞事云蒼龍溪主歐陽某撰蓋坡公誤以幼霞爲少霞耳元卿之文嚴整高妙非神仙中人嵇叔夜李太白之流不能作今紀於此云云余頃作廣州三清殿碑倣其體爲銘讀者或許之然終不近也

容齋隨筆

唐人小說之文有至佳者薛用弱集異記文彩尙出元怪下而山元卿一銘殊工蓋唐三百年如此銘者亦罕覩矣豈薛生能幻設乎余舊竒作此讀洪景廬隨筆亦以爲青蓮叔夜之流不覺欣然自快洪景廬擬作一章未堪伯仲也倘果出元卿則翳人能文當推上座稚川

全唐文紀事

卷九十一

圭

貞白皆退舍矣子瞻亦劇貴之作詩謂欲季孟元卿其

指可觀

少室山房稿

剡西古硯剡開元鄉民鬪土值研色下崑也渾璞洩蝕
受墨處獨砥中隳凹處唐以前物銘玉有深山有道則
見山耶石耶陵谷幾變嗚呼此玉不晦不炫不以知貴
不以棄賤

剡錄

刺書襲戰功記在甲仗庫前唐憲宗賜刺史辛祕及慰
問將士詔也長興有崔祐甫銘崔植誥崔趙村在菴畫
溪之右崖卽唐相祐甫後也家藏韓愈所作祐甫墓銘

雖蟬腐而精彩如新又藏崔植崔逖等誥數軸吏部尙書真卿吏部侍郎說尙書上柱國邕知制誥揆吏部尙書林甫平章事墀筆跡並存其家寶之官爲緡其丁錢

吳興
備志

杜子美臘日詩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罌下九霄唐制臘日宣賜脂藥李嶠有賜口脂表云青牛帳裏未輟爐香朱鳥窗前新調鉛粉揉之以辛夷甲煎然之以桂火蘭蘇令狐楚表云雪散凝紅紫之名香膏蘊蘭蕙之氣合白金鼎貯於雕奩劉禹錫有代謝賜表云宣奉聖

旨賜臣臘日口脂面脂紫雪紅雪雕奩既開珍藥斯見
高凝雪瑩合液騰芳可補杜詩註之遺

丹鉛
總錄

陳爾鑑大參有古鏡青綠可愛銘曰賞得秦王鏡判不
惜千金非關欲照膽特是自明心銘楷書似唐或以爲

漢書

丙爵丁爵鑑二甲其文曰仙山並照智水齊名花朝豔

彩月夜流明龍盤五瑞鸞舞雙精傳聞仁壽始驗銷兵

文體乃唐人鏡之體制亦不甚古

東觀
餘論

孫何稱韓退之擬范蠡與大夫種書意出千古理振羣

疑今集中無此文白樂天稱皇甫湜涉江文而湜集亦無此文皮日休稱孟浩然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而

孟集無此一首乃知古人詩文之佳者遺逸多矣

丹鉛雜錄

凡有脫文見於他本者上官儀賀涼州瑞石表伏見涼州都督李襲譽表昌松瑞石合百一十字其文曰高皇海出多子李久王八千年太平天子李世民王千年太子李治書燕山人樂太國子尚注謬獎文仁通千古大王五王六王七王十王鳳尾才子天子武文貞觀昌大聖延四方上下萬治忠孝爲善案唐書五行志貞觀十

七年八月四日原州昌松縣鴻池谷有石五青質白文
成字曰高皇海出多子李元王八十年太平天子李世
民千年太子李治書燕山人士樂大國主尙汪譚獎文
仁邁千古大王五王六王七王鳳毛才子七佛八菩薩
及上果佛田天子文武貞觀昌大聖延四方上不治示
孝仙戈八爲善詞旣異同而文苑脫十一字新史云樂
太國主指安樂太平公主七佛八菩薩及上果佛田指
武后則十字當增入然與百一十字數皆不合許敬宗
賀朔旦冬至表伏見宣義郎李淳風表稱竊見古厯分

日起於子半勘得今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而故太史令傅用乖天正案唐會要有此表云故太史令傅仁均欲尊異張曹元法減餘稍多子初爲朔遂差三刻用乖天正脫二十一字當增入權德輿歲星居心贊文苑與集同而文粹所載多百餘字元稹賢良策文苑文粹文類止云設三式以任人而集本作四式許籌珪禪師影堂記自結廬而下多脫畧三不能止有二不能今以

傳燈錄增入

文苑英華辨證

其有他本節畧而文苑有全篇者張說開元大衍歷序

勒成一部名曰開元大衍厯經七章一卷長厯三卷厯
議十卷立成法十二卷天竺九執厯一卷古今厯書二
十四卷畧例奏章一卷凡五十二卷案唐會要云經章
十卷長厯五卷厯議十卷立成法天竺九執厯二卷古
今厯書二十四卷畧例奏章一卷凡五十二卷唐藝文
志云大衍厯一卷又厯議十卷厯立成十二卷厯草二
十四卷七政長厯三卷心機算術括一卷二書雖與文
苑小異而其卷具存惟集本文粹脫長厯三卷至天竺
九凡十七字九執乃厯名出西域也劉洎請太子尊賢

重道書諸本於內節去竊以良娣之選至重內而輕外也一段說已見年月篇魏徵明堂議自五帝至誠感自中九十四字何者至罔知一百五字顏師古議自聖上至僉議一百五十四字舊唐書會要文粹並節去此類皆當從

文苑

文苑英華辨證

全唐文紀事卷九十一終

全唐文紀事卷九十二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訂繆一

唐人以得見進對爲對揚如太宗時羣臣言事者上多引古今折之多不能對劉洎上書曰陛下降恩旨假慈顏猶恐羣下未敢對揚是也其意蓋取書對揚天子休命爲語其實非也傳說之謂對揚者受天子美言而答揚之於外成王謂君陳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夏侯勝出道帝語而曰堯言布於天下若是

者可以名爲對揚今劉洎所云者對耳非揚也然其誤

此處原本有脫誤

違約軌責弼曰今者對揚何得乃爾反覆是

其誤之起已自後周矣

攷古編

宗室傳贊云唐興疏屬畢王至太宗稍稍降封時天下已定帝與名臣蕭瑀等喟然講封建事欲與三代比隆而魏徵李百藥皆謂不然百藥稱帝王自有天命運祚之短長不緣封建若乃百藥推天命乃臆論也今案此贊意蓋短百藥以爲國祚短長本諸天命不在乎封建之與郡縣以爲臆論不足取也然至於十一宗諸子贊

則曰運數短長自有底止彼漢七國晉八王不得其效

愈速禍云斯言也亦何異於百藥之論歟

新唐書
糾繆

王績爲負苓者傳載薛收之言曰伏羲畫八卦而文王
繫之不逮省文矣以爲文王病也負苓者曰文王焉病
伏羲氏病甚者昔者伏羲氏之畫八卦也三才其不立
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以謂
伏羲氏泄道之密漏神之機爲始兆亂者吁可怪也夫
易之作救亂而作也聖人不得已也亂有深淺故文有
繁省亂萌於伏羲氏故八卦已矣漸於文王故六十四

已矣極於夫子故極其辭而後能止伏羲後有神農氏
黃帝氏少昊氏顓頊氏高辛氏唐堯氏虞舜氏禹湯皆
聖人也豈獨不能繫易之一辭無亂以救也文王豈獨
能過九聖人亂不可不救也作易非以巧之救亂也文
王夫子非以繫辭明易也易不作天下至今亂不止文
王夫子無述易至今不明薛收負荅者不達易甚矣

集

徂徠

何須作書語耶按李密責數字文化及語中有不追諸
葛瞻之忠誠乃爲霍禹之惡逆二語故化及嗔其作書

語謂密稱引書史已所不解也今此二語已削之則化
及語中所云書語何所指耶

綱目
訂誤

王侯將相時至則居之雖豪傑之士不能預信於平日
也劉季起沛上衆推擇可爲沛令者蕭曹等皆文吏自
愛恐事不就盡讓季當其時安能必後之相季封鄼平
陽哉劉伯溫羈管紹興感憤至欲自殺又嘗爲石抹宜
孫所用初未有佐命之思而或謂其在西湖望見雲物
曰後十年有帝者出吾當佐之殆妄也世傳李衛公未
遇爲文告西嶽神意在取天下次則擇主而仕若微時

預以帝王自許者然考之史衛公初仕隋爲殿內直長
尋爲馬邑丞唐高祖擊突厥衛公察其有非常志乃自
鎖上急變新舊唐書所載畧同可謂不知天命之尤者
亦安得於未遇時逆知爲唐佐命出入將相乎其事雖
見李肇國史補而告文不知何人所作其云斬大王之
頭焚其廟宇此豈衛公之言昧者從而刻之石案歐陽
趙氏所錄皆無之蓋近代作僞者爲之真妄男子也題
刻李衛公
告西嶽文
曝書亭集

貞觀二十年流殃構禍乃自運初注言戎狄之流殃構

禍乃自唐興運之初按運初卽蒙上與天地俱生二語
言之下文云混元以降卽謂運初以來也注誤解通鑑
胡注

舉正

王勃爲檄周王雞文舊傳云檄英王雞按中宗爲英王

時沛王賢已爲太子當云周王

資治通
鑑考異

王慶之等數百人上表御史臺記作千餘人今從舊傳

資治通
鑑考異

周矩上疏言制獄御史臺記云書奏遂授洛州司功舊

薛懷義傳云矩劾奏懷義遷矩天官員外郎竟爲懷義

全唐文紀事

卷九十二

四

所構下獄免官御史臺記又云時天官選曹無緒勅矩
監之侍郎李景謀爲矩所制乃引爲員外不閑於吏道
自此左出矣據舊傳矩劾奏薛懷義在後若此年出爲
洛州司功則不當復劾懷義但舊傳矩疏在載初元年
二月是時制獄未息今因朱敬則疏終言之

資治通鑑考異

王勃滕王閣序曰星分翼軫地接衡廬觀國按史記天
官書前漢天文志及諸史天文書皆曰牽牛婺女揚州
也翼軫荊州也前漢地理志曰楚地翼軫之分野南郡
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漢中汝南也吳地斗分野會

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也然則豫章實
吳粵之分野於星則屬牛女於次則屬星紀滕王閣在
豫章而勃序以爲星分翼軫者誤矣蓋翼軫乃荊州之
地於次則屬鶉尾古今州縣雖有分割而豫章未嘗屬
荊州至於天星固有定次亦不爲州縣分割而移改勃
序頗爲唐人所膾炙而首誤二字何耶歐陽文忠公嘗
謂王勃滕王閣序類俳蓋唐人文格如此好古文者不
取也

學林

庾信馬射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並不

云落霞文苑英華及本集皆同卽各本因學紀聞所評亦皆作落花蓋落茱楊柳皆點綴三月時令且與華林園景物映合故佳若云落霞則全無意味矣乃景旭因王勃落霞孤鶩一聯誤記信賦亦作落霞其謬已不待言至謂落霞爲飛蛾無論其說全無根據且以登高賦詩臨秋水眺長天而沾沾於野鶩之逐蛾蟲亦復成何景會又謂雲霞之霞則不能飛尤爲紕繆果爾則下文所引駱賓王斷雲將野鶴俱飛句又將以斷雲爲何物乎不揣是非妄生異論文人陋習之尤也

歷代詩話

王勃文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卽論語視富貴如浮雲之旨若窮而常有覬覦富貴之心則鄙夫而已矣自宋人用青雲字於登科詩中遂誤至今不改

丹鉛摘錄

萬厯間人多好改竄古書人心之邪風氣之變自此而始且如駱賓王爲徐敬業討武氏檄本出舊唐書其曰僞臨朝武氏者敬業起兵在光宅元年九月武氏但臨朝而未革命也近刻古文改作僞周武氏不察檄中所云包藏禍心睥睨神器乃是未代之時故有是言

越六年天

授元年九月始改國號曰周

其時廢中宗爲廬陵王而立相王爲皇

全唐文紀事

卷九十二

六

帝故曰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也不知其人不論其世

而輒改其文繆種流傳至今未已

日知錄

右唐少姨廟碑楊炯撰云少姨廟者則漢書地理志嵩

高少室之廟也其神爲婦人像者則故老相傳云啟母

塗山氏之妹也余按淮南子云塗山氏化爲石而生啟

其事不經固已難信今又以少姨爲塗山氏之妹廟而

祀之其爲淺陋尤甚蓋俚俗所立淫祀也炯旣載之於

碑又遂以爲漢書所謂少室之廟者何其陋哉

金石錄

大象賦唐志謂黃冠子李播撰李太白集解播追風之父

也今本題楊炯撰畢懷亮注館閣書目題張衡撰李淳
風注薛士龍書其後曰專本巫咸星贊旁覽不及隋書
時君能致之蘭臺坐臥渾儀之下其所論著何止此耶
愚觀賦之末云有少微之養寂無進賢之見譽恥附耳
以求達方卷舌以幽居則爲李播撰無疑矣播仕隋高
祖時棄官爲道士時未有隋志非旁覽不及也張衡著
靈憲楊炯作渾天賦後人因以此賦附之非也

國學紀聞

漢武故事載顏驕一事甚與馮唐同曰上至郎署見一
老郎鬢須皓白問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驕以文帝

時爲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臣尙少陛下好
少臣已老是以三葉不遇上感其言擢爲會稽都尉然
人往往誤以此事爲馮唐用如白氏六帖曰漢文帝馮
唐白首爲郎帝問之對曰臣三朝不遇樂天詩亦曰重
文疎卜式尙少棄馮唐楊巨源詩曰此地含香從白首
馮唐何事怨明時劉孝標辨命論曰賈大夫沮志於長
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左太沖詠史詩曰馮唐豈不偉
白首不見招楊炯渾天賦曰馮唐入於郎署歷兩君而
未識皆有白首不遇之說是以顏駟事爲馮唐用也

野客

叢書

駱丞設爲人詰已而已應之曰應詰猶張衡之應問耳

文致以詰標額謬甚則又不如立一應之名矣

鐵立文起

周嬰字方叔莆田人撰扈林十卷援據該博如高似孫
緯畧金樓子云劉子元爲水仙花賦時人謂不減洛神
子固不敢望知幾云云按金樓子者梁元帝也劉子元
知幾也知幾在證聖中作史通二十卷後以名類元宗
改名子元在元帝後百餘年矣御覽引金樓子云劉休
元爲水仙賦云云是南宋南平王鏐也水仙乃水上神

女陶宏景亦有賦高氏以休元爲子元以水仙爲花名
豈不謬歟此類數十條皆足解頤胡元瑞陳晦伯作正
楊筆叢等書以駁用修方叔作廣陳諗胡尤爲楊氏功
臣予按以休元爲子元正如書家以劉德升爲景升也

池北
偶談

此一篇劉虛谷刻石在廬山以予觀之司馬子微所著
八篇今昔賢達之所共傳後學豈容置疑於其間此一
篇雖曰簡畧詳其義味安得與八篇爲比兼旣謂出於
子微乃復指八篇爲道士趙堅所著則堅乃子微以前

人所著書淵奧如此道書仙傳豈無姓名此尤可驗其

妄予故書其後以祛觀者之惑

跋坐忘論

渭南文集

右唐盧懷慎碑蘇頲撰其敘懷慎官閥甚畧云公諱德
慎字懷慎而史不載其字又云上因時鄴杜北望京國
歸然有公之別廬抵其宅室甚陋據此所書乃明皇嘗
親幸其第而史云馳使問之非也

金石錄

后土祠隔河與梁山泊相望舊立山神像以配坐如妃
匹焉至開元中始別建室而遷出之燕公張說爲之文

俗傳安道者淫怪尤甚焉

近事會元

一雜說謂鷹鵠之鵠史傳不載其名起於近世僕讀唐
張子壽集鷹鵠圖贊序正有是論曰鷹也名揚於尙父
義見於詩鵠也迹隱於古人史闕其載豈昔之多識物
亦有遺將今而嘉生材無不出爲所呼之變與所記不
同者邪僕謂子壽亦未深考張衡東京賦鵠鴈春鳴北
史文宣謂思好曰爾擊賊如鵠入鴉羣左傳鵠鳩氏司
事也枚乘賦楊雄方言爾雅說文俱有此字豈可謂迹
隱於古人史闕其載邪

野客叢書

鄭處誨明皇雜錄記張曲江與李林甫爭牛仙客實封

時方秋上命高力士以白霧扇賜之九齡惶恐作賦以獻意若言明皇以忤旨將廢黜故方秋賜扇以見意新書取載之本傳據曲江集賦序云開元二十四年盛夏奉勅大將軍高力士賜宰相白霧扇九齡與焉則非秋矣且通言宰相則林甫亦在非特爲曲江而設也所謂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者彼自知仙客之忤而懼林甫之讒故因致意爾不然帝果將廢黜而迫之以扇不亟引退猶獻賦云云乃是顧戀不忍去託祈哀以幸苟容尙何足爲曲江哉此正君子大節進退而一言

之誤遂使善惡相反不可不辨乃知小說記事苟非耳

目所接安可輕書也

避暑錄話

右唐張九齡碑徐浩撰并書劉禹錫讀曲江集詩序以謂曲江燕翼無似終爲餒殍而碑載公嗣子拯孫藏器碑後又載曾孫敦慶元孫景新景重然則曲江爲有後矣不知禹錫何所據乎碑又云公一名博物而史不載

金石錄

隆慶間曲江刻張文獻公千秋金鑑錄一卷又僞撰序表平湖陸世楷孝山爲南雄守著論辨之曰金鑑一書

既進明皇應廣流播而序云非吾子孫不得記錄非人

而傳必遭刑憲乃似道陵祕傳符籙其偽一素衣朱襪

原非白丁赭衣罪服詎比軒冕偽序云學則素衣之人為上達不學則赭衣之人

人為白士曾是丞相而此訛舛其偽二書成進上自公手輯

韓訴義可公乃攘美偽序云韓休長子義可齡之壻也韓久訴興亡之策命齡褒次付之

義可云云其偽三此書初進必已盛傳世遠言湮遂難搜訪

何至千年方許流布偽序云此錄一千年後方布人間云云其偽四非臣

非君非神非德皆序中語文理醜惡有同魍魎其偽五又辨

偽表一篇語多不錄此等偽謬凡畧識之無者亦不肯

爲而粵中新刊曲江文集竟收入之

皇華紀聞

韋縉傳云開元二十三年赦令以籩豆之薦未能備物
宜詔禮官學士共議以聞縉請宗廟籩豆皆加十二及
宗廟獻爵所容并外族服制等崔沔於是以獻議焉既
已具載於韋縉傳而崔沔傳復載之不知其說何謂其
文稍多難以具錄也

新唐書
糾繆

僧伽龍朔中遊江淮間其迹甚異有問之曰汝何姓答
曰姓何又問何國人答曰何國人唐李邕作碑不曉其
言乃書傳曰大師姓何何國人此正所謂對癡人說夢

耳李邕遂以夢爲真真癡絕也僧贊甯以其傳編入僧史又從而解之曰其言姓何亦猶康會本康居國人便命爲康僧會詳何國在碎葉東北是碎葉國附庸耳此又夢中說夢可掩卷一笑

冷齋
夜話

開元二十五年四月周子諒彈牛仙客杖流灤州死實錄及舊紀柳宗元周君墓碣云有唐貞臣汝南周氏諱某字某又曰在天寶年有以諂諛至相位賢臣放退公爲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於墀下宗元集此碣雖無名字然其事則子諒也云在天寶年誤矣

資治通鑑
考異

全唐文紀事

卷九十二

十三

董君新序稱甫爲淑妃皇父碑在開元二十三年最少作也予按是年甫才二十四歲宜爲少作然按碑文妃卒葬皆在二十年然此碑乃其子壻鄭潛耀令甫作未必在是年碑末云甫忝鄭莊之賓客游竇主之園林以白頭之嵇阮豈獨步於崔蔡野老何知斯文見託若其葬年所作豈得序稱白頭嵇阮與野老何知哉又其銘云日居月諸邱壟荆杞列樹拱矣豐碑缺然則其立碑蓋在葬後六年非甫年二十四當開元二十三年皇父葬時所作也蓋董君不攷立碑年但攷其葬年故誤耳

東觀
餘論

顏真卿放生池碑銘序云謹緣皋陶奚斯歌虞頌魯之
義述天下放生池碑銘一章所用奚斯事蓋承班固之
誤也班固兩都賦序云皋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采於
孔子按魯頌閟宮云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
斯所作奚斯乃作新廟者也而非作頌之人也敬齋古
今註
天寶十三載九月上御勤政樓試四科制舉人加詩賦
實錄所書則是年十月含光殿試舉人加詩賦本紀所
書日月尤不足信也唐書
直筆

碑爲懷惲立都元敬云無書撰人姓名碑中有弟子思莊敬想清徽勒之元玉則碑爲惲之徒所撰未知是否而王元美乃曰僧懷惲撰及書頗亦能爲其家言今碑中敘惲生卒甚明蓋碑首後人妄增懷惲及書四字文理本不屬而元美疑於及字上當有撰字遂誤耳然謂惲頗能爲其家言又似并取其文者至人乃作夢語何

也

唐隆開
法師碑

石墨鐫華

杜鎬尙書鴻博之士也因看孫逖之文集云慎寬之詔沉思良久曰嘗徧閱羣書慎寬無所出也當是填音寬

之詔出毛詩哀卹之義也慎寬傳寫之誤耳

談錄

唐儒學傳序文宗定五經鑱之石張參等是正訛文按
文粹劉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云初大厯中名儒張
參爲司業始詳定五經書於論堂東西廂之壁序以參
爲文宗時誤矣

國學紀聞

鴻臚

謹案應麟謂張參但書於壁非鑱之於石今關

中唐時石刻張參五經文字尙存宋時貴蜀本而賤
陝本應麟或未之見耳

會元附註以邱元素天王碑證雲法二宗出於南岳以

符載天皇碑證青原之天皇一傳而止洞家指爲僞碑以爲元素使相何得姓名不見唐史疑爲烏有按歐陽公集古錄跋尾神女廟詩李吉甫邱元素李貽孫敬騫作佛者空疎之腹豈可妄談載籍符載碑文載在贊甯高僧傳中其末云比丘慧真文賁等禪子幽閑皆入室得悟之者或繼坐道場或分枝化導所謂禪子幽閑者卽指慧真文慧等而言言其情性幽閑也附註改爲法嗣三人曰慧真曰文賁曰幽閑以贊辭紐作人名爲附註者文理尙未通也權文公馬祖道一塔銘見文苑英

華後列沙門慧海智藏鎬英志賢智通道悟懷惲惟寬
智廣崇泰惠雲等洞家疑附註引此爲虛誕之辭信如
此言不知在唐還有權德輿否黃元公因邱碑所載節
使拋水事與南泉下曇照雷同疑碑爲好事者所撰然
碑文詳而會元首尾脫落是會元襲碑文非碑文襲會
元也總之釋氏講張爲幻火發火息碑文又甯足信乎

答汪魏美問濟
洞兩宗爭端書

南雷文約

唐書李絳傳載論罷吐突承璀請撰安南寺聖德碑事
云憲宗命百牛倒石此事出唐書舊史歐文忠遂謂古

碑先立而後書余家有李絳論事載此甚詳云承瓘先立碑堂并碑石大小准華嶽碑不言已立碑也絳旣論帝報云已不令建立碑樓便遣拽倒仍記承瓘奏樓功績大請緩拆帝遣百牛倒之則所倒乃碑樓非碑石也新史乃承舊史之誤爾凡書要以便事何爲必先立乎史言帝初怒絳伏奏愈切乃悟而集本是奏疏從中報可無怒事尤見其妄

避暑錄話

憲宗紀永貞元年十一月夏綏銀節度留後楊惠琳叛元和元年三月楊惠琳平止四五月耳中間未嘗有順

命事此其一也且惠琳之亂在夏州而此傳乃云入蜀說惠琳既順命拜瀘州刺史地里全不相屬此其二也既惠琳卒乃與曲環檄李納而環上其橐於德宗案德宗紀建中二年八月平盧節度使李正己卒子納自稱留後皆德宗之世也至憲宗世惠琳反時平盧節度使乃李師古而納卒已久矣時又不相值此其三也曲環自建中三年爲邠隴節度其後改陳許至貞元十五年卒當惠琳反時環卒已久矣無後與李納攻戰事此其四也且曲環攻李納時乃德宗之初而惠琳反在憲宗

之初相距二十四五年曲環已故何緣先述惠琳然後方及曲環攻檄李納事如此則顛倒錯亂無復次序此其五也由此觀之此非楊惠琳乃楊子琳也

楊子琳作楊惠琳二

事

新唐書糾繆

鴻臚謹案楊子琳亂蜀本末詳見代宗本紀

右裴晉公撰李西平神道碑以較江浙閩唐文粹本大率傳寫膠謬且經改易不能徧舉姑言其甚者乾元初立功成都邦人咸服具以狀聞而諸本盡作具狀以聞何俗弱也乘墉壑如通道殆有二義當謂士卒賈勇升

高步險如履平不然以而爲如猶春秋書星隕如雨也
今衆本則改作而通道或增一字爲軌道於是下句誓
梟獍而清宮亦添一禁字按周禮秋官誓簇氏掌覆天
鳥之巢鄭氏讀如撻碑蓋用此誓字而諸本盡改爲礫
尤更淺陋古書曰壤俗本日多此予所以撫卷三歎也

題裴晉公撰李益公題跋
西平神道碑

西平忠武王神道碑裴晉公文柳常侍書石刻在高陵
縣墓所苔蘚剝蝕字畫僅存耳然要之含蓄於元祕也
是時西平諸子皆已逝獨太保聽存乞晉公文亦寥落

全唐文紀事

卷九十二

七

不能發其忠義戡定之績至於料吐番背盟事絕不載
豈有所諱耶聽於其時徒見晉公祿位勲業之盛幾埒
西平意其文之足以光顯其先而不知晉公雖非忌者
自以爲位宰相文崇簡要體當如是耳而於西平之元
功偉算十不著二三足甯非聽責耶前此韓昌黎柳柳
州固無恙也有碑誌來爲人子者其不作李聽鮮矣吾
竊有感故志之

唐柳書西平王碑

弇州山人稿

王元美不滿晉公之文予以爲奉命之作固自有體西
平之功赫著人世何可過爲鋪揚不爲人主地元美見

不及此矣

李晟碑 庚子銷夏記

右唐元稹撰文并書其題云修桐柏宮碑又其文以四
言爲韻語旣牽聲韻有述事不能詳者則自爲注以解
之爲文自注非作者之法且碑者石柱爾古者刻石爲
碑謂之碑銘碑文之類可也後人伐石刻文旣非因柱
石不宜謂之碑文然習俗相傳理猶可考今特題云修
桐柏宮碑者甚無謂也此在文章誠爲小瑕病前人時
有忽畧然而後之學者不可不知自漢以來墓碑多題
云某人之碑者此乃無害蓋自此石爲某人之墓柱非

謂自題其文目也今稹云修桐柏言碑則於理何稽也

唐元稹修桐柏宮碑、集古錄

碑云陳壽崔浩之徒皆以變詐論節制之師以進取語化成之治謬甚余思考亭朱子猶曰武侯爲笨況其他

乎諸葛武侯祠堂碑金石錄補

韓文公父仲卿謹按李白武昌令韓君去思碑及李翱皇甫湜文公行狀神道碑則仲卿以銅陵尉補武昌令徙鄱陽令終校書郎本傳云無名位謬矣

唐書直筆

上裴書白家世金陵云云奔流咸秦因官寓家按此原

有咸秦字今止云奔流寓家蓋遷就已說謂非隴西也

故知掩耳盜鈴呂氏非爲虛說

正楊駿李白家世一段

全唐文紀事卷九十二終